

# 生命原來如此美好

腳步放緩，思緒放輕，看見禪的身影，聽見蟬的聲音

◎趙銘誠（佛教學系組員）

本校首次舉辦之高中營「蟬翼禪意嬉遊趣——生命美學研習營」，在一百位高中生熱烈期待下，於7月9~12日在繁繞建築美學、博雅教育的校園中，展開為期4天涵蓋生命美學的各項活動課程，過程中，學員們感受到生命就是「活在當下、專注於此、樂在其中」的積極意義。

課程的安排結合法鼓山心靈環保及禪修課程，包括亦動亦靜的藝術活動及心靈遊戲。學員在營隊老師的帶領下完全融入，如藉由玩撲克牌及抄寫《心經》，體會「禪意之美」；從用心泡茶、細心喝茶，感受「茶禪之

美」；由對佛教流傳、經典形成，意會「佛學之美」。此外，義工菩薩們更是日夜辛勤張羅所有食宿等工作，圓滿成就此一活動。同學們經過這幾日的薰陶，體會熱愛生命的「美」一天，展現出更加自信的胸懷、更加惜福的感恩心，生命原來是如此的美好，而且處處充滿樂趣與感動。

首次的美學營，學員反應熱烈，期待來年仍能再踏入法鼓山這片人間淨土。為了讓更多的青年學生有參與的機會，本校明年7月將廣續辦理，藉此研習營將生命美學理念推廣、落實到全國各地、各階層。



▲ 營主任惠敏校長、副營主任果暉法師、常乘法師等僧團法師，以及鄧偉仁老師與學員們歡呼大合照！

## 漢語佛學國際人才培育

◎鄧偉仁（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如何能在國際佛教學術教學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教學資源有何優勢能吸引致力於佛教學術的年青學者？答案很明顯，其最大的優勢是漢傳佛教文獻的教學與法鼓山漢傳佛教境教的資源，包括禪修、朝暮課誦等修行法門。基於這個想法，佛教學系鄧偉仁老師規劃了暑期「漢語佛教文獻英語研習班」，透過精讀與英譯的方式，研讀漢譯佛典與古代高僧的著作。一方面為國際佛教青年學者提供一個提升解讀佛教漢語能力的教學資源，另一方面可培訓能以英文討論、翻譯並解說漢語佛教文獻的人才。

在語譯中心齊哲睦老師的幫助籌畫下，2016的暑期班招滿預期的15位學員，半數是歐美的研究生。研讀的經典是《楞伽經》與智者大師的《法華三昧懺儀》。課程進行的方式是由學生研讀比較《楞伽經》的三個漢譯本並翻譯成英文，並在課堂上討論學員的譯文，最後對照梵語。目的是使學生對於研讀漢譯佛典所需要考慮的因素：漢語語法、翻譯、版本、語境與經文思想等，有更完整與更深入的掌握。在王晴薇老師教授的《法華三昧懺儀》課程中也加入了「行」的部分，請法鼓山果慨法師，帶領學員按照懺本實地操作。

對此，學生們都相當有收穫。來自美國加州的近傳法師（史丹佛大學物理系學士，法界大學碩士畢業）表示：「在美國曾因在不同的翻譯團體課堂上觸及到像是「境界」和「因

緣」等中文名詞而困擾不已的我，覺得鄧偉仁老師的解釋不只提供了更精確的翻譯，並開展了更深入的意義。」沙夏（Shasha Lyapina，來自烏克蘭，目前是佛光大學佛教學系英語碩士班學生）則表示：「王晴薇老師教授的《法華經》課程提供我們在漢傳佛教裡一個不同的觀點。我們將會以課程學到之方法運用於精進學佛，且若因緣許可，將與全世界的佛子分享佛陀言教裡的安心祕方。」



▲ 果慨法師帶領同學們誦讀《法華三昧懺儀》。

## 大學夢，孵了沒 佛教青年領袖培訓

◎陳陶（佛教學系碩士班）

2016年9月2日至4日，中華佛教青年會、法鼓文理學院首度攜手於法鼓文理學院舉辦「全國大專佛教青年領袖培訓營」，期透過精心規劃的禪修體驗、孵夢計畫、團隊心靈與領導等課程，開啟青年新思維，重新認識自我價值，培養未來的佛教青年領袖。

本次領袖營共有40多位學員參加，惠敏校長為學員們作兩次主題演講：「新時代品格與青年」及「禪坐與腦科學」，鄧偉仁老師作「佛教接引青年的挑戰與展望」主題演講。讓學員們在了解禪坐與腦科學、培養定力的基礎上，思考青年在新時代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格，以及作為佛教未來的青年領袖，在接引其他青年時應該注

意的挑戰與問題。

除了禪修活動及主題演講，本次活動的最大特色是「孵夢計畫」。青年人創意無限，但可能缺乏具體化夢想與執行的能力。主辦方邀請了環保運動推動者、臺灣青年氣候聯盟創辦人張良伊老師，講述自己孵環保夢的真實經歷，啟發學員們的思考。接著，「孵夢計畫」正式開始，三位夢想導師蘇心庭、賴玉梅以及黃騰老師引導學員們明確自己夢想的理念、進行方式、面臨的困難及後續發展。

三天的時間轉眼即逝，賦歸時，老師、學員、義工們惜別依依。相信，有著這麼一群有夢想的佛教青年，必能讓佛燈永續，普照世間！

### 106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訊息

#### 佛教學系碩士班

##### ◆各階段日期：

◎網路報名：10/17~11/16

◎郵寄資料：10/17~11/17

◎口試日期：12/7

#####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

(02)2498-0707#2372

電子信箱：jing@dila.edu.tw

簡章下載：

http://www.dila.edu.tw/

Admission

#### 人文社會學群

1. 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2. 社區再造碩士學位學程

3. 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4. 環境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 ◆各階段日期：

◎網路報名：10/17~11/30

◎郵寄資料：10/17~12/2

◎口試日期：12/10

#####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

(02)2498-0707#5313、5202

電子信箱：hss@dila.edu.tw

簡章下載：

http://www.dila.edu.tw/

Admission

明年2月將招考博、碩、學士班新生，考生輔導說明會及其相關訊息，請留意本校招生專區：http://www.dila.edu.tw/Admission。

# 番茄時間管理法

「為什麼人會拖延？該做的工作為什麼要等？」是許多心理學家（例如：Timothy A. Pychyl）研究的主題，Wait But Why網站也提供交流平台。該網站主說：他讀大學時，一年前開始準備畢業論文，若能定期分段寫作，就會輕鬆，猶如爬階梯上樓。但是他卻拖延至剩下一週才開始寫，猶如一步上高樓，真是慘痛教訓，這卻是人的通病。

拖延習慣讓人焦慮、後悔、沒自信。我在2013年知道「番茄時間管理法」（Pomodoro

Technique），近年來成為我保持工作效率與愛護眼睛、脊椎的方法。此方法是1980年代由義大利人Francesco Cirillo提出，取名自廚房之控制烹飪時間之番茄造型「扭轉式計時器」，目前有各種的電腦或手機應用軟體（例如：Flat tomato或「發條番茄鐘」）可供利用。

依五個步驟進行：（1）規劃活動，預估需要幾個「番茄工時」，依序決定當前目標工作。（2）設定25分鐘（也可微調）為「番茄工時」。（4）專注工作直至

定時器提示，〔軟體可自動〕紀錄次數。（4）休息5分鐘，（5）每完成四個「番茄工時」，休息15-30分鐘。

如此的時間管理方法可以減少內生和外在的干擾對工作之「心流經驗」（the flow，主動、專注）的培育，這是有助於前額葉執行控制功能的增進。若在「番茄工時」中發生中斷的情形，有兩種處理：（1）干擾的活動被推遲（知悉—協商—計畫—收回），（2）當前的番茄工時廢棄，必須重新開始。

如此的工作成果記錄新高可以提高工作者的成就感，並提供自我觀察和改進數據，也可學習體會「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In Search of Shangarila 1

## 拉達克豔陽下

◎吳宛真（佛教學系碩士班）

寸草不生的高山峻嶺、黃褐乾燥的荒漠山丘，位於印度北方的拉達克（Ladakh）被形容是全世界最荒蕪、最崎嶇的山地之一，海拔落在3000到7000公尺之間，是塊被雪山層層環繞的黃色土地。雖然屬於印度喀什米爾的一部分，但其實它不論在人文藝術、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上，甚至在使用的語言上都與喜馬拉雅山脈另一邊的西藏相近，不同的是，這裡民主和自由的氣味相對濃厚。

今年夏天，藏語學習機構Esukhia為了躲避達蘭莎拉夏天擾人的雨季，所以第一次在拉達克開辦夏季密集課程。上課地點選在離拉達克首府列城（Leh）車程約20分鐘的小村落Choglamsar，這裡遠離了大城市的喧囂，也是尊者達賴喇嘛的夏宮所在之處，每年當尊者來拉達克傳法時，Choglamsar因地利之便，不必大老遠奔波就能親身沐浴在尊者的甘露法雨下。

▲透過蘇南望傑老師的介紹，本校蕭智隆（左一）、吳宛真（右一）、廖瑜暘（正後）與他校學生一同親見達賴喇嘛尊者。

Esukhia安排的藏語課程模式採一對一教學，每週一至週五，早上9點至下午5點，每兩個小時輪換一位老師，一天下來，每位學生大概有四位不同的老師，每週更換一組新老師，每週六則是安排戶外的旅遊參訪。這種長時間沉浸在全藏語的學習環境，加上與拉達克人同住一個屋簷下的生活體驗，讓原本半句藏語都聽不懂的我，漸漸可以聽得懂一些、稍稍可以講得出一些。而藏族老師們也總是叮嚀著學習藏語不能急，基礎打穩固了，接下來的學習才會漸入佳境，並常常鼓勵我們多去理解藏人的邏輯及文化，除非擁有像西藏人般的思考，否則藏語絕對無法說得道地。只是在嘗試理解的過程中，不同的文化難免衝突，此時奮力抵抗不如盡力融入，改變自己的態度或許會讓自己學習得更順暢、豐富。2016年的夏天，感謝一切因緣，讓我有機會在有著湛藍晴空相伴、五彩經幡飄舞的拉達克，練習接近印度裡的西藏心。



▲學生們拜見西藏佛教噶瑪噶舉派十七世大寶法王。

In Search of Shangarila 2

## 下密院參學記

◎許恬智（佛教學系博士班）

今年暑假因緣巧合下，與梅靜軒老師和幾位學士班學生前往印度下密院雪域五明佛學院，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學習之旅。我們一行七人六月底抵達，剛好參與了他們藏文佛法課程的開學典禮，隔天便開始我們的藏文課程學習。

教我們藏語會話的是下密院高年級的年輕學僧，他不懂中文，只懂一點點英文。剛開始上課時他認真的在白板上寫著事前準備好的中、英、藏文對照，然後帶著我們一句句唸，一個個糾正發音。後來我們不忍老師花太多時間在白板上筆一筆刻畫著複雜的中文字，於是在圖書館找到了一本台灣編印的藏中對照會話書，並把它交給老師，商量著可不可以換這本書當教材。沒想到當天晚上我們每人都拿到了一本影印且裝訂好的書，隔天早上就換教材上課，老師的教學熱誠實在令人感動！

除了學習藏文之外，我們也參與了僧團的早課和法會。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下密院規定法師們要全部背完早課的內容才能進大殿參加早課。一堂早課將近二到三小時，所以一早都會看到一些人只能在大殿外面背誦，不能進去；法會也是，一場法會下來，一天有時都要十幾個小時，裡面的法師也都是背完才能進去的。

這段期間，我們也利用每週四放假的機會，前往距離下密院約七小時車程的哲蚌寺與甘丹寺，並參與法王的長壽法會，以及辯經場的落成典禮，見識到西藏獨特傳統的「卦師」。另外也走訪色拉寺及南卓林寺，圓滿格魯派三大寺的參訪，看到不同的寺院傳統與特色。

這趟暑期南印度下密院的參學之旅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在藏文的學習上對我來說是遠遠不足的，但是收穫還是滿滿的，更多的是在藏傳佛教與文化上的直接接觸與學習。



▲參與學僧們每晚的辯經練習，右後方是梅靜軒老師，左後方為作者許恬智。

# 2016 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

◎陳秀蘭（中華佛學研究所主任）

今年9月9、10日兩天，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文理學院暨聖嚴教育基金會繼續合作舉辦2016「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第二階段成果發表會，研討會在文理學院的國際會議廳舉行。

2016「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延續去年主軸，共有六組青年學者團隊獲得進階甄選，分享更進一步研究的心得暨成果。發表學員計有來自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和台灣等地。

六組發表子題分別為：

1. 五至七世紀中亞與漢地觀想禪修的文本與實踐
2. 日唐漢傳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受容與創新——從文學、儀式、王權的角度出發
3. 晚明清初唯識、因明學研究——新文獻的觀點
4. 曾幾佛場·何時梵剎?——多重視角下的寺院空間變化研究
5. 民間佛教與女性文化——以寶卷及方志文獻為依據
6. 長溝流月去無聲——第六到八世紀漢傳中觀學流播路線及其相關問題之考查

由於今年是第二階段的進階成果發表，加上主持、講評、發表及與會聽眾來自多種領域，跨學科、跨世代的交流討論，雖然與會人數僅約百人，但迴響熱烈。

為鼓勵青年學者專精佛學、護持正法，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特地蒞會關懷。方丈和尚於應邀致詞時表示，漢傳佛教具有包容性、接納性、適應性等特色，因此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對於漢傳佛教的未來深具信心，寄望僧俗四眾秉持推廣漢傳佛教的使命感，繼續推動佛教人間化、佛法生活化、佛學人性化。

主辦的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果鏡法師則表示，六組參與成果發表的海內外青年學者，都是通過一再審核的菁英。發表人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淬鍊，以及明年的成果展現，都令人期待。

協辦的法鼓文理學院院長惠敏法師，則幽默地提醒

青年學者重視身心健康、終身學習，方得以具足「福祿壽」的學術界研究需要。勉勵大家將閱讀、記錄、研究、發表、實行，培養成為永續生活的型態。

本年發表的六組青年學者團隊由於是通過進階甄選，因而獲得移地研究的經費補助。學員們表示有了實地考察的機會，不論是進行田野調查或文獻資料蒐

集，都更充實受用。

兩年的青年論壇舉辦後，獲得學界、教界及青年學者們熱烈支持與關注，明年將繼續舉辦第二屆青年學者論壇，主辦的中華佛研所希望關心漢傳佛教研究的全球青年學者們能把握三年一輪的機會，和有相關研究領域的學人一起組隊報名。



▼發表學人與老師貴賓合影。

## 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

“The good life is a process, not a state of being. It is a direction not a destination.”

— Carl R. Rogers (1961)

慶生囉！

◎鄭曉楓（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主任）

「法鼓文理學院」於2014年8月教育部核准立案，並與法鼓佛教學院合併成立。學校正式成立後，積極籌備學校輔導服務，並思索如何透過聖嚴法師的心靈環保核心概念，結合諮商輔導專業，守護全校師生的心理健康。2015年8月，我們成立「法雲地」，辦理諮商輔導相關活動，了解學生真正的需求，並從軟、硬體設備開始構想和規劃，希冀建置一個完善的學校輔導系統。經過許多會議討論與一年的紮根探究，2016年8月經教育部核准後，於行政處下正式成立「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主要結合諮商輔導和校友聯絡服務。有點長的名字，可能不太好記（簡稱：諮輔暨校友中心），但代表我們的在乎，更希望的是能為在校的、畢業的——所有我們的學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本中心成員有四位，中心主任由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教師／諮商心理師鄭曉楓擔任，行政人員陳亭瑩

協助相關業務處理，駐校兼任諮商心理師蔡婉吟於每週二提供個別諮商服務，兼任助理為戴國熙支援輔導活動和報導。

諮商輔導部分，本中心每學期為同學規劃不同的輔導活動，例如工作坊、心靈成長講座、團體輔導、個別諮商主題月、職涯輔導等。有興趣的、好奇的、想體驗的、想被理解的…你，都歡迎報名參與。如果想純粹一對一跟專業心理師晤談，也可以隨時填申請表預約，我們在一週內協助安排個別諮商。中心重視個人隱私，對你的個人資料會負起保密之責（仍有違反法律或自傷傷人時之保密例外），盡力提供舒適、自在且個人化的心靈療癒。心需要充電，請記得我們；生命高低起伏，陪你一同看見那專屬的美麗。

校友聯絡方面，提供相關行政業務辦理，包含校友證辦理、校友會聯繫、校友相關文件申請等。關係，不因離開而結束；情誼，不因畢業而消散。我們同時期待，校友們能將寶貴的生活經驗和闖蕩的職涯歷練，分享給在校生。傳承你們人生的智慧，學弟妹的未來將更茁壯和堅韌。愛不熄滅，得以延綿。心的聯結、新的窗口，歡迎有空回來看看這曾經的家，它，風景依舊。

始終相信的是生而為人的價值。述說與傾聽創造了涵容，在懂與被懂之間更勇敢地靠近自己。於是，會心一笑，又能昂首闊步。一個滋養在校學生心靈的地方；一個串起畢業校友歸屬的地方。綜合大樓一樓，心的轉角處，我們不見不散。

相關訊息請參考中心網站：<http://cac.dila.edu.tw/>。



▼個別輔導

### 新書介紹

◎本刊訊

## Ekottarika-āgama Studies 增壹阿含研究

本校《法鼓文理學院論叢》系列4

Ekottarika-āgama Studies

於9月出版，中譯書名為《增壹阿含研究》。

作者無著比丘

(Bhikkhu Anālayo)

1962年生於德國，1995

年於錫蘭剃度出家，

2000年在錫蘭斐拉甸尼亞大學以研究「念

住」完成博士學位，2007年於馬爾堡大學完

成特許任教資格論文。目前任教於德國漢堡

大學的沼田佛學研究中心。

這本書是無著比丘所作的《增壹阿含》

之譯註以及與其他相應的巴利語經典的比較

研究；附錄三篇文章分別討論「大乘」、

「小乘」及「上座部」之名稱。許多篇章在

探討《增壹阿含》有別於《尼柯耶》及《阿

含經》的特性。此外，也討論了「隱居」、

「獅子吼」、「轉法輪王」、「獨覺」、

「四聖諦」與傑出比丘尼及其重要性等主

題。



# A 'native English' Chinese Buddhist liturgy?

by Stephen Wilcox

I am thrilled by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and dig into questions of Dharma and music. I am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of DILA, Dr. WeijenTeng, and Youru Lu. Though you may have seen me walking the halls, I've yet to introduce myself broadly.

I am a composer, music educator from Berkeley California. I hold a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teach music for Rutgers University. More importantly, I am a disciple with Dharma Realm Buddhist Association and study with Reverend Heng Sure. It is he who directed my musical energies towards Buddhism.

My initial plan while at DILA was to study the music of Chinese Buddhist liturgy, create English alternatives, and develop educational materials. A timely conversation with Venerable Guo Kai broadened my focus. Venerable Guo Kai has a bright countenance, quick mind and direct manner. Guo Kai agreed that creating an English liturgy and studying Chinese liturgy was important. She suggested I participate in the ceremonies at Dharma Drum, but advised me not to get caught-up in the details.

She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lready have a liturgy which had evolved to meet their specific cultural needs. An English liturgy should meet the cultural needs of Western audiences.

Venerable Guo Kai resonated with me, but I didn't know where to begin. The shift from creating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s of Chinese ceremonies to making native English Buddhist ceremonies is complex. After a period of consideration, I discussed the problem with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She asked if music was necessary for a Western Buddhist Liturgy. This question became my entry point. Beginning with the ancient Greeks, Western culture has used music to navigate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ecular and the sacred. In religious settings, why do Westerners sing?

Westerners have been singing the "Psalms of David" from the Old Testament since the 2nd century. In Christianity's early years all 150 Psalms were memorized and chanted by monastics. In a real sense, the "Psalms of David" became the life blood of practice. As St. John Chrysostom (c. 345-407) states,

*In church when vigils are observed, David is first, middle, and last.*

Focusing on the Psalms set the essential tone of Western sacred musical expression. In religious contexts "what do Westerners sing about?" We sing about ourselves: our struggles,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s and emotional states. The psalms are a potent form of personal religious expression. As St. Athanasius (c. 296-373) wrote:

*...the reader takes all its words [psalms] upon his lips as though they were his own and each one sings the psalms as though they had been written for his special benefit...*

This obsession with emotional expression was not limited to religious music, but became central to Western song, from the operas of Mozart to the songs of the Beatles.

If Westerners want to sing about emotions, what types of written communication best express emotions? Westerners primarily sing poems: poetic texts with fixed line lengths and rhymes. More specifically, song lyrics: a simplified form of poetry that lacks the subtle linguistic complexity of poems by the likes



▲ Stephen at Yah Liu Geo Park (2016).

Shakespeare or Milton.

Here is the rub! There are no direct parallels between what Westerners sing (song lyrics) and what they sing about (personal emotions) in Chinese Buddhist liturgical texts. If a native English liturgy is to be developed, a middle way will need to be found between the musical and expressive

expectation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ractitioners. Exploring this gap is the focus of my current research at DILA. It is an exciting pursuit!

I would enjoy talking to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se topics. Please feel free to email me at [stephen.paul.wilcox@gmail.com](mailto:stephen.paul.wilcox@gmail.com), or visit my blog at <http://www.dharmaliturgy.net/>.

## Meeting DILA Faculty & Staff (v)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interviews Ray Chou (周邦信)

{ Born in Taiwan in 1966, Ray works as a programmer and developer in the Buddhist informatics department. }

**When did you join the Institute as a staff member? In which positions have you worked and what have been your main tasks?**

In 1998 I started working part-time every Wednesday with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Buddhist Informatics team. I eventually became a full-time staff member in February 1999. At that time CBETA had just been established and Dr. Christian Wittern was the head of the CBE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My work focused on the digitization and XML markup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as well as the creation of programs under Dr. Wittern's guidance.

**What was you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before joining the Institute?**

I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1986 after study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or five years. I started working in 1988 after completing my military service. I soon developed an interest for programming which has been the focus of my



▲ Ray Chou helps setting up for the ARG Madhyama-āgama seminar (2015).

professional activity.

**Why did you decide to come to work at the Institute? Were you involved with Dharma Drum Mountain before joining?**

I became a Buddhist in 1988 and in 1990 I started going to the Dharma Drum Nongchan monastery. In 1992 I became an engineer for the Nongchan monastery's IT center. As the CBETA project started the digitization of Buddhist texts in 1999, I

started to becom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is work for Buddhism in the modern era. I felt the call to help with this endeavor. This eventually led me to join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Buddhist Informatics team.

**How has your work-experience and life at the Institute affected you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Dharma? What have been the most rewarding or challenging aspects of your work here?**

At that time our founder, master Sheng Yen, gave us a great opportunity by allowing full-time staff members to audit one class from the institute every semester. This helped me broaden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Buddhadharmā and afforded me a more inclusive attitude towards Buddhism, going beyond sectarian divides.

Moreover, every staff member was given an extra three days off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 and practice. In any other institution,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for someone to get time off from work for the purpose of attending a retreat. In contrast, people

working in Dharma Drum Mountain were encouraged to attend meditation retreats. In addition to this, we were surrounded by venerables, teachers, and colleagues who were very much devoted to practicing the Dharma. This taught me what kind of attitude a Buddhist should bring to his work and all the challenges that arise in our daily lives. Being surrounded by such people was very inspirational and helped me greatly in my own practice.

In my life I pay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o "spirit" and finding meaning in life. As we know, most of our lives are spent at work.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aiwanese society and workplaces. If I were not able to find meaning in my work, I wouldn't be able to bring myself to spend practically all of my time working.

Dharma Drum Mountain's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is multifaceted: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outreach, spiritual care, Buddhist funeral ceremonies and weddings, or idea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the Spiritual Environment or the Six Ethics of the Mind. These are visions and practical methods for solving all sort of problems that we can all see arising around us in Taiwanese society. One could say that Dharma Drum Mountain is doing the kinds of things that I always wanted to do. The fact that Dharma Drum Mountain has given m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here and participate in these endeavors gives me a great sense of meaning and value in life. This is the greatest benefit I derive from working here.